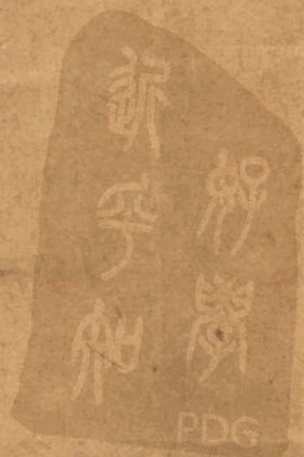


志王李秀成自述校補本



PDG

廣西僮族自治區通志館編

志王李秀成自述校補本

中華書

序

忠王李秀成自述是研究太平天国極其珍貴的史料。原稿收藏曾國藩家中，其後不知下落。據傳：解放後曾家後人挾帶逃往香港，其中有曾昭樺其人者，乘飛機由香港赴曼谷途中，因失事而墜死。自述原稿如為此人所隨身攜帶，則已可能不復存在於人間了。

所幸呂集義先生在一九四四年曾在湖南湘鄉曾家得見此原稿，攝下了照片十五張。由於他所帶膠片有限，未能將全稿攝下，是一憾事。但呂氏曾就一九三六年北京大學史料室影印的九如堂刊本所謂「李秀成供」，曾經經過曾國藩刪改過的，對照着原稿校補，使原書基本上恢復了本來面目。這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如果自述原稿業經永遠消失，那麼呂氏的照片和校補本要算是原稿所遺留下的唯一遺蛻了。

根據呂氏的照片和校補本，我所知道的已有羅爾綱先生的《忠王李秀成

自傳原稿箋證》（一九五一年開明書店出版）和梁姑廬先生的《忠王李秀成自述手稿》（一九五八年科學出版社出版）行世。兩者都是鉛印，有些地方和呂氏校補本乃至照片，並不完全符合。書經三轉，罣漏必多，這是在所難免的。我且舉一個例證在下邊，以見一斑。

那是《天朝十悞》中的第十悞。

呂本：『十悞』不應專保天京。扯動各處兵馬。』立政無章。悞國悞命者。因十悞之由而起。而性命無涯。——（眉批）「不應專保天京扯動各處兵馬」（曾國藩竄改的字）

羅本：十、悞不應專保天京，扯動各處兵馬，立政無章，悞國悞命者，因十悞之由而起。

梁本：十、悞立政無章，悞國悞命者，因十悞之由而起，而性命無涯。（按：十悞起首有不應專保天京，扯動各處兵馬十二字，似曾國藩所加，今刪去。）

三個本子有這樣的懸殊。其實就照片看來，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原稿本

無圈點，曾國藩是把《十悞》及以下文字整個刪去了，而改為「不應專保天京，扯動各處兵馬」，而隨後又把「十」字恢復了轉來。曾國藩為什麼要如此竄改，大約是要顯示曾氏兄弟攻破天京不易。

但就這一條看來，實際上曾國藩也沒有把原文讀懂。原文《十悞》是只有「立政無章」四字。「悞國悞命」以下是十悞的總結語。「命」是民的別字，「性命無涯」應該是「悞民無涯」。悞字草寫過簡，極類性字，故被呂氏誤認了。可能也被曾國藩誤認了，故以為「文理不通」而把它刪去。羅本把「而性命無涯」句刪了，也出於同樣的理由。其實這兩句簡單的總結語是很重要的，所謂語重心長，而表明了忠王李秀成是堅決站在人民立場上的。「悞國」所悞的是太平天国，國已破了，故下文不再言，而只言「悞民」。「悞民無涯」這四個字含蓄了無限的熱淚。

就上所述，已足以充分證明原稿照片的十分寶貴了。真是可惜，呂氏當年所帶膠片有限，沒有把原稿全部拍攝下來。儘管呂氏如何仔細，我相信他的校補本決不會全無遺誤。其實就是九如堂刻本除有意刪改者外，也難保沒

有無意認錯或遺奪的重要字句。如今原稿已無着落，而照片又不全，真只好徒喚奈何了。

然而呂氏是做了一件大好事的。他的照片和校補本能影印行世，又可以校正羅本和梁本的錯誤，這是大有意義的。呂氏要我在他的校補本前寫篇序，因而我寫了這三話在這卷頭，並綴詩兩首以志感慨。

悞民當日嘆無涯，含笑歸陰恨也賒，遺誨諄諄防鬼反，
英雄碧血洒黃沙。

八日羈囚奮筆誅，滿篇血淚躍瓊珠。奴才自昔橫於主，
毀了忠王更毀書。

郭沫若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

此序寫成後，得見羅書增訂本一九五七年中華書局版，《十悞》已刪去曾國藩所竄改的十二字，而加入了「而性命無涯」句，特此附及。

前言

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傑出的政治、軍事家。在太平天国後期，他擔當了軍事指揮的主要責任。他吸收了太平天国前期的鬥爭經驗，進一步發揚革命鬥爭的傳統，對繼續打擊封建反動的清政府及外國侵略者軍事上的進攻，支撐太平天国的局面，作出了出色的貢獻。

忠王被執後，寫了這部數萬言的自述，不僅概括地敘述了太平天国革命由興起到失敗的重要事蹟和經過，還對太平天国革命鬥爭成敗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無疑是研究太平天国革命歷史極其寶貴的文獻。

太平天国革命運動，是在鴉片戰爭後我國已開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新條件下，是在外國侵略者已成為我國人民的主要敵人並同我國封建主義勾結在一起的新條件下發生和進行的。因此，它具有與過去一般農民革命運動不同的特色，在我國農民革命鬥爭的發展史上，有着承先啓後的偉

大作用。一方面，它提出了消滅封建主義、改變土地所有制那樣歷史意義深刻的綱領；同時也高舉了反帝救國的偉大愛國主義的旗幟，表現了中國人民不甘屈服於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頑強的反抗精神。忠王李秀成及其率領的軍隊對外國侵略勢力給以重創的鬥爭，便是突出的範例。因此，太平天國革命運動雖然失敗了，而其革命傳統和業績則彪炳於史冊；太平天國革命史的研究，尤其不能不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一項重要工作。

忠王李秀成的自述是長期以來為治太平天國史的人們所重視的寶貴史料，但自述原稿經過反動頭目曾國藩刪改後，被深藏在其湘鄉家中，祕不示人。過去出版的經過曾國藩刪改的忠王李秀成自述，與原稿出入很大。前廣西通志館為了尋求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真蹟，於一九四四年派呂集義先生前往湘鄉曾家探訪。呂先生獲見原稿，於是把重要部分拍攝下來，並將曾國藩刪去和改過的文字補抄並校正，這才使沉埋近百年的忠王李秀成自述的廬山面目，重現在世人的眼前。這確是一個重大的收穫。比如《天朝十悞》，是忠王李秀成自述中的重要部分，全被曾國藩刪去，經校補後才得窺全豹。從

忠王李秀成這一段論述中，可以吸取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成功失敗的歷史經驗教訓，這對於研究太平天國歷史的幫助是很大的。

由於忠王李秀成對陰險狠毒的階級敵人認識上有歷史的局限性，存在着不切實際的幻想，因而在自述中夾雜着一些對敵人過分期待的話語；但我們從他的自述中，可以看到他反復勸會國藩「要防鬼反爲先」，反證他是堅持了太平天國一貫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爭取民族獨立的立場的。我們也可以從他自述中看到 he 十餘年革命的英勇事蹟和到了最困難最危急的時候的鬥爭精神，他的忠貞堅定的態度，使人有理由深信他之所以在自述中帶些三頌諛敵人、污損自己的話，是有其苦衷和政治目的的，決不能聽信會國藩所污蔑的「宛轉求生，乞貸一命」的鬼話。不難理解，一個百年以前的農民革命運動，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它本身就存在着許多弱點和缺點。領導這個革命的人物也一定受到歷史條件的限制。我們不能離開具體的歷史條件來評價歷史人物，更不能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歷史人物。我們對忠王李秀成應該是依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評量的。

我館現正開展關於太平天國的調查研究工作，因感忠王李秀成自述對研究太平天国革命運動有重大價值，特將呂集義先生拍攝的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部分照片，和經他校補的北京大學影印九如堂刻本重加整理，交由中華書局影印出版。我們認為，這樣做對於整理太平天国史料是有意義的。

廣西僮族自治區通志館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

關於《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補本》的說明

公元一八六四年七月十九日（太平天國天曆甲子十四年六月初六日、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太平天國建都十一年的天京（南京），在清軍六次圍攻之後陷落。城陷之日，忠王李秀成保護幼天王洪天貴福突圍出走，把自己的戰馬讓給幼天王乘坐，「另騎不力之騎」，旋為清軍衝散，幼天王得脫；忠王則因「馬不能行走」，暫避方山老百姓家，以至被兩個奸民出賣，於同年七月二十三日（天曆十四年六月十日、清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被執送曾國荃部蕭孚泗營。這樣，太平天國後期最傑出的一位革命領袖便落入了清朝反動統治的魔掌。

忠王被執後，反動頭目清朝兩江總督曾國藩匆遽地從安慶於七月二十八日趕到南京，當晚即對忠王作了一次簡短的訊問。接着，又派他的心腹幕僚龐際雲、李鴻裔會鞠忠王。除了口頭鞠訊之外，曾國藩在同治三年六月二十

六日日記裏附記寫着「取僞忠王詳供」一條，還要忠王寫詳盡的「親供」。忠王就在曾國藩要取「親供」的第二天開始寫關於太平天国革命的史實和他參加革命的經過，就是現在留傳下來的這部「忠王李秀成自述」。

時當炎夏，在囚籠之中，忠王以每天寫六、七千字的速度，在短短八天內寫成了這部五、六萬字的自述。寫完後的當天（一八六四年八月七日、天曆甲子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清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下午，忠王即爲創子手曾國藩殺害，悲壯地結束了他的革命的一生。臨刑前，忠王「……復作絕命詞十句，……付監刑廳省三，敘其盡忠之意。……」（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記），惜爲反革命分子所銷毀，沒有留傳下來。

在忠王寫自述的幾天中，忠王一面寫，曾國藩一面取閱，又一面與他的幕僚從事刪改；當忠王自述寫完時，曾國藩也就刪改完畢。在殺害忠王的第二天，這個創子手便把經過他刪改的所謂「李秀成供」抄送清廷，以後又把它的刊印出來，而原稿則專人送回湘鄉老家。其後清廷軍機處發覺有刪節之處，一再諭飭曾國藩將原稿送呈。曾國藩在覆奏清廷時，只說將「十要」、

《十悞》及其他語補抄進呈，而實際上到底補抄了一些什麼，則因清廷軍機處檔案至今未有發現，無從懸揣；而曾國藩始終沒有將忠王自述原稿送給清廷，却是事實。

這部忠王自述自入湘鄉曾家之後，閉藏將近百年，祕不示人。對於曾國藩後人，儘管有人以大義相責或諛詞相加，如孟森在《影印曾文正批記李秀成供序》裏說：「及今發表李秀成原供，在文正後人，不但爲表揚祖德而已，……若原供終不復出，則非真本尚存之說爲妄，文正後人爲不善彰其世德矣。」但湘鄉曾家則始終緘默。

在這樣一個情況下，很自然地會使人產生種種猜想。曾國藩自己招認刪改過忠王自述，他並且在最後「批記」中還提到了一些刪改的原則，但具體刪改了一些什麼，却是一個謎。於是有人懷疑曾國藩刊印的所謂《李秀成供》根本是偽造的；又有人推測曾國藩之所以刪改忠王自述，可能是由於其中有詈罵清廷、觸犯忌諱的詞句；也有人猜想忠王「可能以種族之見動會，其時漢人已握實力，滿人積威已替，不無動以取而代之之說」（孟森：《影印曾文

正批記李秀成供序」；更有人因見曾國藩在「批記」中有「請招降江西、湖北各賊以贖罪，言招降事宜有十要，言洪逆敗亡有十悞，亦均刪之」的話，因撫拾自述中的一些內容，附以揣測，加以渲染，偽造成爲「招降十要」、「天主之十悞」兩個文件。「太平天国軼聞」收錄了這兩個偽造文件，「太平天国詩文鈔」又予轉載，以訛傳訛，流傳數十年。

爲了揭露這個謎，使忠王自述恢復原來面貌，自非設法發現湘鄉曾家所藏原稿不可。前廣西通志館由於編纂省志，搜集太平天国史料，曾多方尋求這部原稿，恰巧曾國藩的一位曾孫曾昭樸（字酌霞），曾在廣西做過南寧海關幫辦，商洽之下，他同意將這部自述原稿獻出。那時我在前廣西通志館工作，且與曾昭樸相識，因派我往湘鄉曾家去取，我抱着十分興奮和愉快的心情接受了這個任務。

記得是在一九四四年的一個細雨連綿的暮春三月裏，我偕着一個攝影師和一個服務員，一行三人，從桂林乘火車出發到衡陽下車，足足走了兩天，在一個黃昏時分到達了湘鄉高綿山下的「曾富厚堂」。晚飯後，曾昭樸談：

「忠王『供詞』原藏在家裏，因湘北緊張，已疏散出去了。」察看他的言詞形色，事情已發生變化。我看急起來，對他說：「這件事情是你在桂林答應過的，現在我千里迢迢遠道到來，如看不到這個文件，你應替我設想，我是很難交代的。你說該件已疏散出去，那好辦，我等候你們派人去取回好了，我可以等候三天五天，也可以等候十天八天，甚至更多的時間，我一定要來看一看。」於是曾昭樺說：「那好，明早你和我二哥商量吧。」

第二天早晨，曾昭樺把我請到客廳和他的大姊、二哥、三哥等見面，一番寒暄以後，接着談到曾家的藏書，曾約農就說：「舍間尚有一點藏書，其中文正公手稿如親筆書札、日記、《十八家詩鈔》手批本等，都還存在，數十年以還，幸未散失，原因是一來我們這個地方偏僻，未經兵燹；二來我們立了一條章程：不論什麼人，即使是自己的子孫，都不能把藏書借出外面，只能在藏書樓上閱看。」意思說忠王自述原稿只能在這裏看，要帶回去是辦不到的。因此，我只能說：「我們的目的是爲了找真實的史料，忠王『供詞』如果能夠給我們帶回去固然很好，否則看一看，把原稿與印本校對一下

也有好處。」曾約農於是說：「好罷，明天我們即派人去取，給呂先生看一看。」

第三天早上，忠王自述原稿已經取回。當着這部深藏近百年從未露面的太平天国重要史料呈現在我的眼前時，我實在有說不出的喜悅和興奮。

忠王自述原稿是用一個橫條簿寫的，直市尺五寸，橫八寸二分，共七十四頁，每頁有一條條直格，共三十二行，每行由十三、四字到十七、八字不等。簿的形式就像普通用的流水賬本，所不同的，中縫有「吉字中營」（曾國荃番號）字樣而已。因時間已久，紙張顏色顯得很陳舊，封面已經有污損，摺紋很多。

當時我帶去一本一九三六年北京大學影印九如堂刻本《李秀成供》，即據以進行校勘。我發覺原稿除了會國藩刪改部分之外，剩下來的都與刻本相同。某些地方會國藩還在簿頭上批了幾個字，如「候馬融和也」、「此條可采」之類。被會國藩刪掉的地方很多，有的整行整頁勾掉，也有不少竄改的地方。忠王寫的是用墨筆，會國藩刪的則用硃筆，痕蹟十分明顯；被會國藩全

部刪掉的「招降十要」、「天朝十悞」都還保存在自述後面，這個外間從未見過而又經他人偽造過的重要文獻，想不到在這裏發現，爲之狂喜！

經過一番校勘、對證和研究之後，憑我當時的水平，我認爲曾家拿出來的原稿確係忠王親筆，決非偽造。我主要是從自述的內容來判斷的：這樣地把太平天国從金田起義以迄天京陷落十四年中每一革命階段每一重大事件的經過情況，作原原本本的敘述，並且總結了革命的經驗和教訓的文件，非如忠王那樣的人物是決計寫不出來的。其中被會國藩刪去的「十悞」、「十要」裏，有忠王向會國藩一再提出「保民赦降」的要求和「要防鬼反爲先」的正論，這些要求和正論出諸嗜殺成性和認賊作父的會國藩之口，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也就沒有理由可以說會國藩偽造了這些與自己立場、意圖完全相反的文字，然後自己又把它刪掉。這是忠王自述不是偽造最有力的一個證據。其次，在全部自述中，儘管忠王爲了幻想實現他的某種政治意圖，不得不說了一些污損自己的話，但在字裏行間仍然到處表現出他的堅定的革命立場：在時間上寫的是太平天国天曆，如「時逢甲子六月，國破被拿」，而不